

魏

書

二
四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寅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
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
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
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
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
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

歸彭城祖欲龍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
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
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祖至者二十許人祖
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
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
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
主皇興中劉彧遣其負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
祖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荅責祖以母爲其
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祖

更與或書昶表曰臣殖根南僞託體不殊秉旄
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
事捨簪笏臣弟或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
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
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
納伏願聖慈停臣今荅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
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
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
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
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
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
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
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
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
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剋蕩兇
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興

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
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
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
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
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雨水
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
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
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啓
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

傾危万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
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
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
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
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愧出蕃之
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
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旣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
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

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
觀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
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
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
葦爾豈不食榘懷音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
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
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母悲
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
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爲之流涕禮之

彌崇蕭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
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
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
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
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
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
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笑耳其重
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
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

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姦雜前民舊吏
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
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
改爲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
遣侍中迎勞之昶計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
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
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兇醜徒勞
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
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

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尅而還豈但卿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

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
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
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倚
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
流爲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
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怕無
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
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
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

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万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佑故事諡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高祖妹彭

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相卒贈負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踈狂相深慮不能
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
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負
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
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
輝輝遂忿憾踈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
故於靈太后太后勅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
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

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
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
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
涕送公主誠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姪張陳二
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
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歐蹈主遂
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
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
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

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
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
非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
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
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
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
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

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實寶卷昏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

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
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
僭立以寶夤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
王蕭衍旣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
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
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舡於江岸脫衣
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
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
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

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

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
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
月詔曰蕭寶寅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嶮履屯
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
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
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豫備及至京
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
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
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

宗以寶寅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寅雖少羈流

而志性雅重過菴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
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
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
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
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
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
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
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
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

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
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
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
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
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
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
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
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
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

敬事不替寶黃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
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嘗歸休寶黃器性溫順
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
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
主傅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
之詔寶黃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
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
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
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

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夤對曰
讎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
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勅以
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
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歸延昌初
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
將軍冀州刺史及大棄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
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
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

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
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
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寅於堰上流
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
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
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
閣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
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寅
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

等奔退乃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寶寅又遣
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
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
衆寶寅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
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荊州刺史不行復
爲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寅
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
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
守危䟽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

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
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
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
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
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勦力盡心
內外大勲不報翻羅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
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
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
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

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剪除梅虫兒茹
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
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暉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
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
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
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
不如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
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
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

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
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訕咎終無寧日邊邑
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
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
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
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
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
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
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

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複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鷄寶劄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荅寶劄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

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
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
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
劣著於歷試者乎旣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
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
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
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騫於多門猶且顧
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
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

無隱試陳万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佖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猶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賀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

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
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
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
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
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
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
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
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
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

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

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
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
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
則無以懲勸至公整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
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
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
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
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万
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

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
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
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
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
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
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
說無一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
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

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
忠清甄能以記賞摠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
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
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
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
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
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
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
拘怕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

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
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
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
槱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定時
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
州表蕭正德自去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
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
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
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

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
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
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
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
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
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
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
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賁玉帛於丘園標
忠孝以納賞築葦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被

髮鏹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
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
賴宰詔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
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
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間變詐或有万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
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
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
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

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
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
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
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旣至京師朝廷待之
尤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
率衆寇揚州詔寶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
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旣
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
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

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賁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賁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万追奔至于小隴

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
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
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
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
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
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
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
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
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

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三年四月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旣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

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黃死罪詔恕爲民四月
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幽四州諸軍事征西
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
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
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黃十月
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
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黃
自以出軍累年禁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

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
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
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固是月遂
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
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
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
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
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爲遐所殺又遣其將

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永安三年都督介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

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
帝云其述亦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
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
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
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
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怒
之寶寅敗於長安走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
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
僕馳牛署賜死寶寅之將死神雋攜酒就之以

叙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寢貞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死色兒不改寶寅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寅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

遂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寶黃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黃改焉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行仍納之生贊以爲已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

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
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充徐二州刺史都督江
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
淮王或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
步投或軍孝昌元年秋屈于洛陽陞見之後就
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
聞其形兒歛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
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
及寶寅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

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
尔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
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
寶寅見擒贊拜表請寶寅命尔朱兆入洛爲城
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尔朱世隆欲相
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
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
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見

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
愈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
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柩葬蕭氏
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宣達子也正表
長七尺九寸眉目踈朗雖質兒豐美而性理短
闇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
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
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旣

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年背衍
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
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
光祿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
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數
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
廣陵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舫糧未集磐桓
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
表旣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欲遣

其妾兄龔季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
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
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
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
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勲封蘭陵郡
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
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其
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

魏書傳四十七
公王並如故諡曰昭烈

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寅亡破之餘並潛骸
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
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阯踈喪其家業寶
貨背恩忘義梟鎔其心此亦戎夷影校輕薄之
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
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亡蕭懿具臨邊脫身晚去
讎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

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列傳第四十七

魏書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

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春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祖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

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
不得已而用之令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
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
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森
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
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
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扃任甚少沈塞者多
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

望增置吏負廣延賢詰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
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
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勸百姓用
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
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
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
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

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旦
憂勤思恤民弊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昊不暇
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
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
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
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核服
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鋪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
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
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
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
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
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
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
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
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
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諡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
學後司空高允奏爲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
叡貴寵當世關爲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
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
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
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
素懷卒亦不襲父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
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
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
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
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
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

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擲賓客
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
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
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宸當朝義同分陝
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
以元義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
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
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

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義爲計
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
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
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郎劉騰奏其
弟官郡戎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駭退騰由此生
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栲 胡
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
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
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

義純貞非但蘊藏曾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旣欲彰忠心
於万代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
款義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
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
之詔一出於义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在
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
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臣患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朝隴猖狂
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
關東鼎沸今元義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
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
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
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臬
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
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

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
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
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義猜忍更居
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
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
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

遂剖騰棺賜以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
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
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
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
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
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
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
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
按檢弼遂大見詰讓介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介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冉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

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
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
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
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
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嫂
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
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
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
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

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與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
 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
 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
 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陟高年賚周鰥寡雖
 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
 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
 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
 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
 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

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亦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

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
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
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万乘之尊富有四海
乎警蹕於闔闔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
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
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
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
墳典口對百辟心虞万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
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

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畱神養性頤
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
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
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纁而天下治
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
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
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
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

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
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省自墜於
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
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竒才不若取
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
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氣之
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
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

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
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
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
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奔市而遠近肅清由此
言之止姦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
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
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
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務之
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

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
王爲大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
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
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
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
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
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
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

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
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
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
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
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
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
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
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
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
令童齒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徃就學
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冝異處
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
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令伎作家習士人風
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
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
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

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
膏粱華望接閤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
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
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
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
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
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
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

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
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諸貯
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
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
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
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
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
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
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

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
而今給其捕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
心恣誼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
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啓乞宋王劉昶府諮
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
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
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
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
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

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慙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

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

分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
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
兒地爲欲益治讚時高祖曰俱欲爲治冲曰若
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尊崇門品不有拔才之
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
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
用之冲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
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
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

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旣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
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
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
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
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
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
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
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
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

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
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
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
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
或長弊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
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
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猥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

并禁問訛諸王顯

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
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
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驚厠羣龍如何情
願奪颺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屈新邦哀
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
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
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
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
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昺性機敏好學
晝夜無倦昺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
此子亞之也駿謂昺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
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
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若爽性則
沖真喪昺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

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

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
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
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
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
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
帛百匹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
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
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
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通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
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
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
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
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來輔爲至勲
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

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
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
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
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
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
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
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
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
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

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誠將來垂範万
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
今廟筭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
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
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
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
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
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
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

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遺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許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

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類虞淵昏耄
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
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
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
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
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
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

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
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
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
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
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
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
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
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
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

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
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
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
羿浞爲亂祖龍千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
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
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
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
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

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
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
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兩施神徵豐年豐年
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
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
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
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
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
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

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
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
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
遺芳載臬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
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
功德可尔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
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
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
鑒戒旣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

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
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
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
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
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篠頗亦矯厲今世
旣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歛以時服器
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
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
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

奏列傳四十六卷
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
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
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
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
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荊州府主簿
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

年亦以文辯

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

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
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
郎後坐稱在京無總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
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
啓申爲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爲
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旣下梁郡志力少衰
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

委列傳四十八卷
二六
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
領任勅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
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
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
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